



光點電影院的票通常很好買，開演前臨櫃即可。散場時，往往會發現整間戲院不過只有七個人。但今晚不同。儘管是職棒十五年總冠軍牛獅大戰的決勝之役，電影票可老早就賣光了。一群人各自穿越繽紛的台北週日夜，聚集在這個小空間裡，等著看鄭文堂導演的新片子《經過》，這是它第一次在台北公開放映。

這部入圍二〇〇四年東京影展競賽片，同時也獲得第四十一屆金馬獎最佳音效獎的電影，是國立故宮博物院邀請鄭文堂合作拍攝的。本想請他拍一段與故宮有關的故事，卻成了鄭導從影以來最難產的劇本。他笑著說：「要跟故宮有關，又要有點意思，實在很難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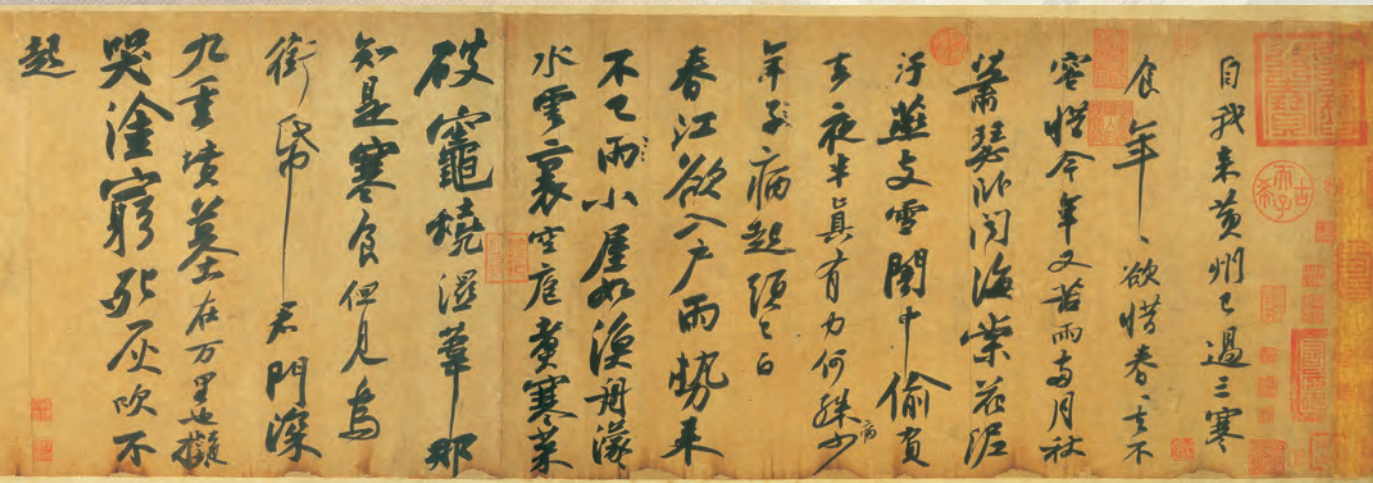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他躲到國家圖書館裡翻閱舊報，從故宮定居外雙溪起，一年年翻下去。在過往時空的當下，他看到故宮創建史中無法刊載的故事，裡頭有覬覦者的樑上身影，和種種天災的

緊迫威脅。但最後吸引他的，卻是輾轉於大陸、日本、最後定居台灣的北宋蘇軾〈寒食帖〉。

「有些藝術品吸引你的不只是它本身，還有圍繞著它的故事，讓你覺得有所共鳴」，當鄭文堂讀到關於〈寒食帖〉的報導，就覺得它的命運「好像台灣」。

他本身就是這樣的文化環境裡長大。父親輩受日本教育，大伯甚至娶日本女子為妻，家族裡等於有一群日本人。這些親人在台灣過著日本式的生活，家裡鋪滿榻榻米，吃飯時手邊必定有條小毛巾隨時清理桌上髒污；酒酣耳熱時，大人們會起身敲打筷子，隨節拍跳一種特別的舞。這些異國風味的生活小節就這麼烙在他腦中，成為生命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多年來他一直想拍部與日本有關的電影，紀念自己家族與日本的這段因緣。

紅



北宋蘇軾〈寒食帖〉的輾轉波折，曾深深吸引鄭文堂導演，並將它引為《經過》一片的主角。這件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名品，預定在九五年的北宋大展中亮相。

Regrets in life
is nothing more than
Just let it be this way



高中時，他愛看三三集刊的書，隨之慷慨謳歌祖國河山之壯美；當年甫進台大歷史系就讀的朱天心被他奉為偶像，甚至將台大歷史系填作第一志願，夢想能當她的學弟。大四時喜歡上三〇年代中國的左派文學，畢業後亦懷抱《夏潮》雜誌的左翼理想；然直至八〇年代積極參與街頭運動後，他便漸漸把心安住於這塊土地。他用鏡頭記錄小人物如何以溫厚堅毅對抗蠻橫威權，也遇見了各色各樣的人物，特別是流浪漂泊的靈魂；這些故事全成了日後的電影題材。

歷數他的作品，似乎會見到某些特定的關懷。他喜歡拍貧窮的人，喜歡拍低階層勞動者與婦女；然這倒不只是為了一肩扛起被大眾遺忘的社會責任，他本身性情便自然地「被那種

經過

the passage

Regrets in life
is nothing more than a memory at your leisure.
Just let it be this way

Present/ National Palace Museum
Production Company/ Green Light Film Ltd.
Executive Producer/ Shih Shou-chien
Producer/ Cheng Wen-tang
Scriptwriter/ Cheng Wen-tang / Cheng Ching-feng
Line Producer/ Yang Ci-yong
Cinematographer/ Chen Huai-en
Production Designer/ Ka Ching-mei
Composer/ Chen Rou-jeng
Sound Recordist/ Cao Yuan-fong
Editor/ Lei Chen-ching
Co-Producer/ Liu Kuei-lan

導演 Director
鄭文堂
Cheng Wen-tang

演員 Cast
桂 綸 鎂 Guey Lun-mei
戴 立 忍 Leon Dai
田 豐 Tian Fong
蔭山征彥 Kageyama Yukihiko



流浪的感情所吸引」，「覺得這些人的面貌特別有電影感」。也許正因為他不唱高調，片中人物才益發顯得真實動人。

以故宮為背景的《經過》，已不再是個社會邊緣人的故事；日復一日的上班族與高學歷知識份子，首度成爲他片中主角。這些人的社會角色如此「正常」，卻也懷抱著各自的生命缺憾，只是表面上看不出來。



氣質清新的新生代女演員桂綸鎂，飾演故宮人員陳宇靜，是全片的靈魂人物。

「我想處理人與人對缺憾的認定，以及他們面對缺憾的方式」他表示，「或許穿透過時光迴廊，能讓人看透些什麼」。

飾演故宮員工的桂綸鎂（飾陳宇靜），在片中扮演極爲吃重的角色。她的活潑熱情，最後終於打開蔭山征彥（飾島英一郎）抑鬱來台尋找〈寒食帖〉的心，也對應著封鎖自我的學長戴立忍（飾李東橫）。



當了導演的戴立忍，飾演抑鬱的青年作家李東橫依舊得心應手。

紅

「桂綸鎂這個角色，其實綜合了我對故宮一些年輕人的感覺」他說，「即使在這麼古老、關卡這麼多的機構工作，大家還是滿懷熱情，還想做點什麼、還想念點什麼」。原本他將這個角色想像為較嚴肅的知識份子，但因為常來故宮「混」，有了新感受，遂根據這些特質重新敲定女主角的人選。雖然是第一次與桂綸鎂合作，但鄭導演相當欣賞這位因《藍色大門》而受到矚目的女演員，覺得她十分聰慧，很快就進入狀況，是台灣電影未來的無窮寶藏。

戴立忍是鄭文堂合作多年的好朋友，精準的演出總能令他安心。戴在片子裡就像戲外的鄭文堂一樣，受託為故宮寫東西，也陷入某種衝不破的膠著。回想起寫劇本的過程，鄭文堂笑言：「那段時間很焦慮，寫了很多個版本……每天都寫不出來，可是每天都跟別人說自己在寫東西，就快要寫好了……」。

大家較不熟悉的主角蔭山征彥，是日本小劇場的演員，晚上也在Pub裡演唱節奏藍調；片尾那曲清唱，即是蔭山在等候上戲時隨興哼出的，後由鄭文堂填上歌詞，讓蔭山譯為日文唱出。他之前已在鄭文堂執導的公視連續劇《寒夜續曲》中飾演「增田」一角，《寒夜》劇本裡古雅的日文讀音，全是他拍片時用越洋電話向爺爺討教的；而他們爺爺倆現實生活中的親密情感，也隱約映射到電影中，化為島英一郎對其祖父的思念。

整部片子雖在談身世交錯中各自面對人生

is nothing more than
Just let it be this way

缺憾的態度，可是誰願意擁有缺憾人生呢？有場戲要桂綸鎂摔破戴立忍用來裝零錢的敞口碗，然雖只是一場戲，戲外的美術指導卻為此與導演爭執許久，不忍將之劃上缺口，不容這碗有所缺憾。或許，戲外的我們，會像醉中的桂綸鎂一樣護惜地拾撿碎片，緊握手中；或許，我們有時也只能像天橋下的二胡盲者，讓人生缺憾，一碗承受。



看過《寒夜續曲2》的朋友應該對日本演員蔭山征彥並不陌生，他這次飾演來台尋訪《寒食帖》的日本青年島英一郎。

劇中面對戴立忍的封閉與冷漠，桂綸鎂忿忿地質疑：「念藝術史念假的嗎？」透過這兩個角色的對比，鄭文堂想問藝術究竟能帶給人們什麼；擁有藝術的知識，是否就真能體會藝術的力量。深受蔣勳影響的他，認為美學的涵養在人生各方面都應當是「加法」的作用，不該爲了意識型態或人際關係的齟齬而有所減損；無論背後有多少理由可以排斥他人，這都只會不斷地削減自我能量。藝術的本質，應在讓人學會包容，胸懷開闊。

這部電影雖與故宮關係密切，卻稱不上一部談故宮的片子，裡頭甚至還虛構了與博物院規定相違的劇情，如桂綸鎂參觀山洞庫房那一段。「這部片子沒拍成宣導影片，都要感謝決策者的開明，尤其是石院長」鄭文堂表示，「他們的腦袋很新，覺得不需要只以內部嚴肅的角度思考。」

不過，鄭文堂仍希望透過這部電影，讓大家對故宮這個地方生出一點感覺、發生一點興趣。他覺得「故宮的精采之處，就在於它的時間感」；典藏的年代跨度綿長，文物的流徙飽經滄桑，這全都是故宮獨具的風貌，也是片中時光迴廊的意象泉源。因著這次拍片機會，鄭文堂也重新認識了元代的文人畫，對裡頭表達的開闊襟懷相當傾心。桂綸鎂所放映的幻燈片裡，便有好幾張是元代的作品，有興趣者不妨可以試試自己認得幾幅。

從第一部紀錄片《在沒有政府的日子裡》，便已顯露鄭文堂平淡溫厚的風格張力。即使是紀錄衝突、控訴不義，他所選擇的影像角度也不是戲劇性的奮起激昂，而是落實於生活步履的堅定執著。問他爲什麼要拍電影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：「想要改變人」。

那晚電影播畢，鄭文堂忽然現身，滿座的小戲院顯得分外溫馨。有影友提出尖銳的問題，也有觀眾報以激賞的回應；一身便裝的鄭文堂，以著一貫的謙沖和煦，坐在低矮的舞台上回應這群入戲的人。面對著滿室觀眾，他或許也感受到自己作品的力量吧！

經過故宮，鄭文堂不從「大中正」的牌樓瞻仰，卻獨好故宮在群山環抱間的身影，籠著一層輕霧，不知在等待什麼。他提醒我們，「這裡有二座山中的博物館，偶然經過這個島嶼，最後因爲命運的安排而住了下來。」戲中人物在時間之流中擦身而過，一如故宮在此地的不經意駐足；即使交會只是一瞬，也要把缺憾化作美麗。

《經過》一片將待故宮博物院大演講廳完工，於該場地舉行首映，而後於全台各戲院公開上演。目前時程暫定於今年三四月，請大家密切注意。

